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山河岁月间 边关军歌里

■郑蜀炎

“鹰飞在天上，影子落在地上；歌唱在口里，调调打在心头。”在内蒙古边防采访，随边防官兵草原巡逻途中，路遇踏歌而行的牧民，一曲信马由缰的高亢粗犷民歌传来，瞬间把心口撞出火辣辣的滋味。

高翔的鹰与豪迈的歌，就这样铺展出边关独有的天苍地阔的画卷、超越传奇的故事。能歌善舞的边疆群众爱说自己“每天都在山歌里醒来”，而铿锵有力的军歌也伴随着戍边军人的岁月风华。那些边关军歌灿然而直抵于心，会让你在“谈笑相逢肝胆倾”的旋律中，理解什么是青春热血，懂得什么是家国情怀。

更何况，歌声荡漾踏足处，必见军旗猎猎，有雪峰大海繁星交相辉映，巍峨雄关，岂止千里万里；更何况，歌者皆披坚执锐，任风霜凝戎衣，泉石激韵飞扬间急管繁弦，壮行天涯，岂止千人万人……

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，而军歌则是这种记忆里的一种标志性刻度——中国最早的军歌，应当是《诗经》里的《无衣》。

当然，它属于边关，来自边地——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；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三千年后的边防军人，依然能够被这古老战歌激荡起万般豪情。鼙鼓狼烟中的血与火，纵马横骑的壮士情，是边关军歌永远不变的主旋律。

1951年12月1日，人民解放军在雪域西藏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战。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，也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日子——随着一支支边防部队进驻边防关要地，担负起戍边卫疆的重任，一首首令人怦然心动的边关军歌也在这里诞生了。

在新疆伊犁边防采访，如同在读一本凝重的中国近代史。这里有不少“百年老哨”，仅听其沿用百年的名称，就让人思接千载。然而，斑駁沧桑间，新一代边防战士为新中国的边与防、疆与域，用旋律唱出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拥有的硬气与豪迈。出自新疆阿拉马力边防连戍边人笔下的那首著名军歌——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，从诞生那天起，就弘于一国，彻响军营，秉持注释着边防军人“金子般耀眼”的信念和心声。

这首歌曲现在镌刻在连队大门口的一块天山石上，激越的旋律中宣示着戍边士兵永远的忠诚、永远的奉献。永远有多远，永远就在眼前……

“都说西藏苦，最苦是墨脱。咱到西藏来，当兵守墨脱。”当年徒步采访墨脱的时候，这首叫《当兵守墨脱》的歌还没写。但是，墨脱军人的脚印，一直在漫漫边关路上谱写着砥砺飞扬的音符。如同当年采写的新闻通讯中一个章节的标题——“千里墨脱路，万首奉献歌”。

平生踪迹少年心。墨脱边防曾经有巡逻线而无巡逻路，脚踩到哪里，哪里就是路。最远最险的防区需要在险路湍流间徒步往返8昼夜。刚满18岁的新兵姚刚在他生日那一天，让18岁成为永恒——他巡逻途中被卷进滚滚浪涛，身后的战友只抓住他簇新的背囊。后来，连队军人大会决定：将姚刚

常挂嘴边的《那一年我17岁》，作为连队的保留歌曲——“背起行囊，装着若无其事地告别妈妈。想起妈妈对我说，别忘了回家的路……”

今天，墨脱军人唱《当兵守墨脱》，也唱《那一年我17岁》，歌声告诉我们，边关军人并非不懂时尚，只是他们知道，军人的选择首先是牺牲奉献之高尚。

最早论及军歌者是东汉蔡邕，“建威扬德”是其提出的军歌定义。在云南边防，有一个连队改名动一时的《小草》为《大树》，作为自己连歌——“没有花香，没有妖娆，我们是一棵大树能挡住山呼海啸……”我不知道改编的水平如何，却知道，“建威扬德”之意尽在其中。天涯地远并不能遮蔽边关军人的万丈豪情，战士们告诉我：“身为边防军人岂能甘为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，任由风雨飘摇。自己必须成为一棵高耸的大树，在边防线上为祖国抗击雷霆风暴。”

长歌行，歌咏志。那一夜山雨突至，和战士们一同放歌，声高亢而不闻风雨骤。千里万里，走边防下海岛，戍边人



说起自己天涯海角的舍命搏击、系马磨刀的雪急风猛，总是笑谈生死、壮志满腔，但每每谈及妻儿，一条条汉子又常常清泪点点、深情脉脉。于是，人在边关，总有一些充盈着别样风景和斑斓情感的旋律让你心头温热、眼眶微润——《十五的月亮》《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》……这些军歌里有儿女情长，有血火阳刚，更有家国大义，如果没有这些歌声盈于耳、荡于心，那肯定离边关还太遥远。我相信费尔巴哈的话：“感情只是向感情说话。”

“薪尽火传，不知其尽。”火炬如此，边关军歌亦如此。图①：西沙琛航岛，唱着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的那群兵。图②：烈日下的琛航岛一隅。

融媒体策划

一首歌，一段青春；一首歌，一份情愫；一首歌，一生回忆。每个边防连队，都有一首连歌，歌里的故事，歌里的精神，值得几代人永远珍藏。

有时候，这首歌因深情讴歌边关军人的报国情怀而穿越时空，在戈壁荒漠、海岛高原传唱不息，成为几代人心中激荡的旋律。

有时候，这首歌就是战斗力，一首歌有深情更有豪情，是一茬茬守防战士苦练杀敌本领、勇于逢敌亮剑的劲力源泉。

更多的时候，这首歌能创造某种励志氛围，让连队活跃起来，让士兵快乐起来，稀释艰苦、淡化寂寞，让艰苦生活成为戍边人独特的人生经历。

歌如人生，人生如歌。一首熟悉的老歌，就像一个窗口，带你认识一个地方、一群兵。苍凉中透着悲壮，轻扬中不失坚定，委婉中激荡豪迈，尽管不同地域的连歌自有其特定音律，但唱的都是戍边人的心声、志向和情怀。

今天起本版推出《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》《青春对话》专栏，通过文字、视频多种形式，讲述边关军人的青春故事，敬请关注。



扫码收看“人民海军”公众号



扫码了解“南海舰队”公众号

遥远的南海，遥远的西沙，有一群守礁的人，他们心中最深情的旋律永远是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——

歌声中，家乡不再遥远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在黄刚心里，最适合唱起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的时刻，是送别。

2018年，在西沙琛航岛码头，这位四级军士长送走了手把手带教他的班长夏海兵。

那几天天气不好，连着下了几天的雨。冰凉的雨水渗过衣衫，黄刚站在那儿，最后一次与老班长合唱了这首歌：“西沙西沙，西沙西沙。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

身旁，有人偷偷揩了揩眼角，有人默默让泪水与雨水交融。黄刚忍不住心酸涩：“这一别，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了！”

在这里，黄刚见证或体验过许多次相聚和分别。岁月长流，这座码头如一座迎来送往的月台，迎来无数青涩的新兵，送走无数肤色黝黑的老兵。一代代西沙人来到这里，又离开这里。告别的时候，几乎是所有西沙老兵对这首歌理解最深的时刻。

无数次的送别中，这座码头也听了无数次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。

从家乡“凝固的海”到西沙“辽阔的海”，他在心中一遍遍丈量着距离

2007年，19岁的黄刚从老家甘肃定西来到琛航岛。那是黄刚第一次离开家乡，第一次见到大海。

这里的天空特别透，星星特别多。“老家的天，总是昏沉沉灰蒙蒙，风一吹就满天都是尘土。不像这里，天蓝海蓝，树木也郁郁葱葱的。”黄刚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。

坐在岛中央的营房里，黄刚像每一名刚入营的新兵一样，学唱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。

阳光透过窗子照到他脸上，海风也温柔地轻拍脸颊，窗外的景象就像歌里唱的一样：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，有一串明珠闪烁着光芒。绿树银滩，风光如画。辽阔的海域，无尽的宝藏……”

看海时，他常常想起西北老家的风光。虽然黄土高原的尘土和西沙群岛的碧波像是两个世界，但那高原宛如凝固的海，层层山峦褶皱如定格的涌浪。有时望着望着，他眼前的水色就会换成熟悉的黄土波涛。

甘肃定西，西沙琛航，从家乡到这里究竟有多远？

刚上岛的时候，在琛航岛的大理石主权碑上，黄刚用手粗略地丈量过——两作还长。这两作还的长度，代表着40多小时的行程和近20小时的飞行，意味着2000多公里的距离。

在这里，黄刚开启了13年远离尘嚣的守岛时光。从家乡“凝固的海”到西沙“辽阔的海”，他在心中一遍遍丈量着距离，也一遍遍哼唱着那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。渐渐地，他爱上了这里的日落。



傍晚时分，霞光铺满了整片水域，通红的太阳就掉进海平面下去了……“这景色，特别治愈。”黄刚说。

歌词里有了自己的人生，你才会真正理解一首歌

治愈总是需要时间。正如同黄刚一遍遍哼唱的这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，歌词里的那份眷恋与热爱，刚上岛的他读不太懂。

这首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歌，是一部讲述了西沙海战的电影《南海风云》中的插曲。后来，它成为西沙官兵数十年未曾改易的“专属”军歌。

黄刚喜欢这首歌的旋律，也会感叹歌里面西沙的美好。但那时刚刚离家的黄刚唱起“家乡”两个字时，心却飞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故乡。那时候，他常常在夜色中默默登上灯塔，望着北面独自哼唱老家乡土味浓厚的小曲。

后来，待的日子越长，黄刚越发觉，最初令人憧憬的浪漫风光，身临其境后完全是另一种模样。“过去有人说，这里待一天是天堂，两天是人间，三天以上就是地狱。”黄刚笑道。

这座被大海包围的小岛，跟黄刚的西北老家一样缺水——淡水。日常的

生活生产中，黄刚和战友一滴水也不敢浪费。好在，经历过缺水日子的他比其他战友更能适应这里。

“这里没什么新鲜事。”西沙岛上没有四季，海风不知疲倦地吹拂，吹去了悄然飞逝的时光，也吹去了年轻战士脸上的青涩。

为了打发时间，黄刚守着图书室里的音乐基础教材，从认谱开始，自学起了乐器。在战友眼中，黄刚“乐器玩得越来越溜，从笛子到葫芦丝又到了二胡”。

闲暇的时候，总会有几个战友围成一圈听黄刚演奏。那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当然是保留曲目，但因为这首歌大家经常唱，他也会给战友换一换口味，表演几首新曲子。

在咸腥的海风里，他用笛子吹《十五的月亮》；在椰树的凉荫下，他用二胡拉《妈妈的吻》……黄刚晒黑的十指在乐器上跳跃的一幕，不知刻进多少战友的记忆深处。

歌词里有了自己的人生，你才会真正理解一首歌。

休假回家的日子里，黄刚兴致勃勃地给亲朋好友讲西沙的故事。当在家乡情不自禁地演奏起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时，黄刚才恍然发觉——他对西沙的情感早已悄悄转化。那些单调的军旅时光织成了难以逃脱的密网，他常挂在嘴边的家乡小曲，不知何时已替换成了那首日唱响的军歌。

远隔千里的两个“家乡”，都沿着时代的轨道向前飞驰

两年前，黄刚的妻子第一次上岛。战友来了岛上的野菊花，编成花环送给她，她满面笑容地接过。黄刚带着妻子好好展示了一番自己生活十几年的地方。他们沿着环岛的马路散步，欣赏西沙的日落。

海浪拍岸，夕阳的余晖笼罩在一对人身影上。漫漫银滩上，两双大小不同的脚印相携着蔓延出一条曲线，伸向视野尽头。

黄刚伸手给妻子指了指老家定西的方向，夫妻俩一同望着海的另一边。身后，营区的广播中传来熟悉的曲调：“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。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

家乡，在黄刚指向的远方，也在他近在咫尺的脚下。他惦念着遥远的故乡，也早已把这座祖国南端的孤岛，当作另一个家乡。

2012年，三沙建市的那一天，黄刚和战友们守在电视房里，观看揭牌仪式的直播。那一刻，他所奋斗的这块土地，从此有了更郑重的身份和名字。

“我们也是三沙市人了！”伴着广播中熟悉的旋律，黄刚和战友憧憬着不远的未来。悠扬的曲调应和着官兵黝黑的笑容，将充满希望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。去年，三沙市首个5G基站正式开



图①：激情。盛夏，夕阳中，琛航岛官兵在海边训练，炙热的激情一瞬间迸发。图②：“家乡”。从家乡到“家乡”琛航岛，地图上的距离，一个手掌就能丈量。图③：守望。西沙礁盘上，一群坚定的身影，他们日日夜夜守望望着远方，守护着祖国。照片由西沙某水警区琛航岛守备营官兵提供

通。第一时间，黄刚给老家父母拨去了视频电话。屏幕两端，彼此笑容如此清晰。远隔千里的两个“家乡”，都沿着时代的轨道向前飞驰。

回望当兵这些年，两个“家乡”的一幕幕在黄刚脑海中交替闪现——当年简陋的居住条件、艰难的通信与补给，在时光飞逝中完善变迁，织出了西沙舒适便捷的新图景，织出了定西生机勃勃的新面貌。

“祖国的强大和繁荣，与我有关。”守岛13年，黄刚在这里看了2次国庆阅兵。从2009年到2019年；从木制的长条凳到舒适的靠背椅；从20几吋的“大屁股”老电视，到铺了半面墙、五六吋的液晶屏……看到“浪花白”在屏幕里穿行而过，黄刚体会到一种奇妙的关联：关于自己脚下的小岛，和这个宏大的时代。

那天，看完转播后，在这座小岛上，黄刚和战友将满腔的兴奋注入到午饭前合唱的那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中。

“汗水洒满座座岛屿，古老的家乡繁荣兴旺……”歌里唱的那一句“繁荣兴旺”，早已刻进他们守岛的青春岁月。

今年休假回家，黄刚翻出二胡，架起弓弦，又一次奏起这首《西沙，我可爱的家乡》。刚满4岁大的儿子还听不懂，居然也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。

黄刚笑着，在家演奏起了“家乡”。（采访中得到薛成清、张启来、那拉格尔、肖炬鹏的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）本版栏头设计：苏鹏

青春对话



对话人物：琛航岛守备营下士 江汪洋 连线记者：杨悦

“每天守在明信片一样的地方”

记者：刚来到西沙的时候是什么感受？

江汪洋：因为以前老听人说西沙苦，我刚开始担心自己已在上面对待不住，能不能承受得了。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这里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样！这里的海很美，各种设施比较完善。虽然时间长了有些单调，但和过去相比条件好了很多，而且每天都在明信片一样的地方，我感到很知足。

记者：没觉得不方便？

江汪洋：有一次，是因为快递。我们的快递是通过渔船补给，每个月来一次。去年10月我生日，女朋友给我寄了一个快递，过了3个月才拿到。拿到时，那个纸箱子沾了海水，都泡烂了。

其实和以前相比，我们已经很幸福了。以上网为例，我喜欢吃汉堡，因为岛上吃不到，就常在网网上买些速冻三明治或者炸香肠，只要算准时间，也能如期送来。闲暇时候，跟高中要好的同学视频，总碰上他在吃外卖，而我也能吃我的“外卖”。

记者：听说你们上琛航岛都要种一棵椰子树，你的树现在怎么样了？

江汪洋：我当时种的是一棵椰子树苗，一个落下的椰子刚好发了芽。平时有空我就会去浇水。有时候又双休休息，一天能去好几次。看看树叶、树枝、泥土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给它拍照照。刚种的时候大概50厘米，现在应该有1米多高了吧。

上图：6月15日，江汪洋完成执勤任务，在海边向着家乡的方向敬礼。照片由本人提供